

李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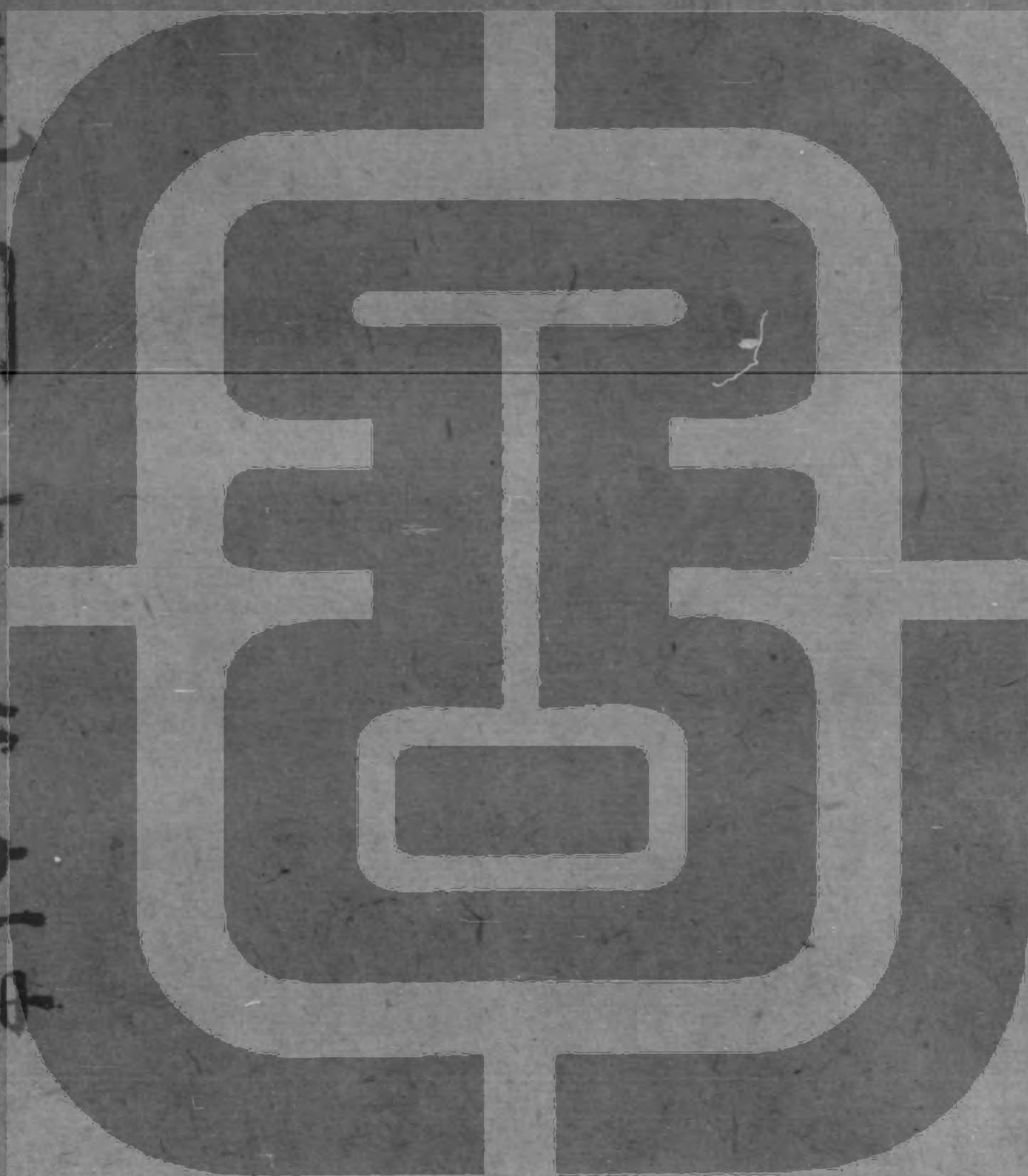
樵鹿

閑

居

集

十一册



記

跋語

李中麓
澗屋集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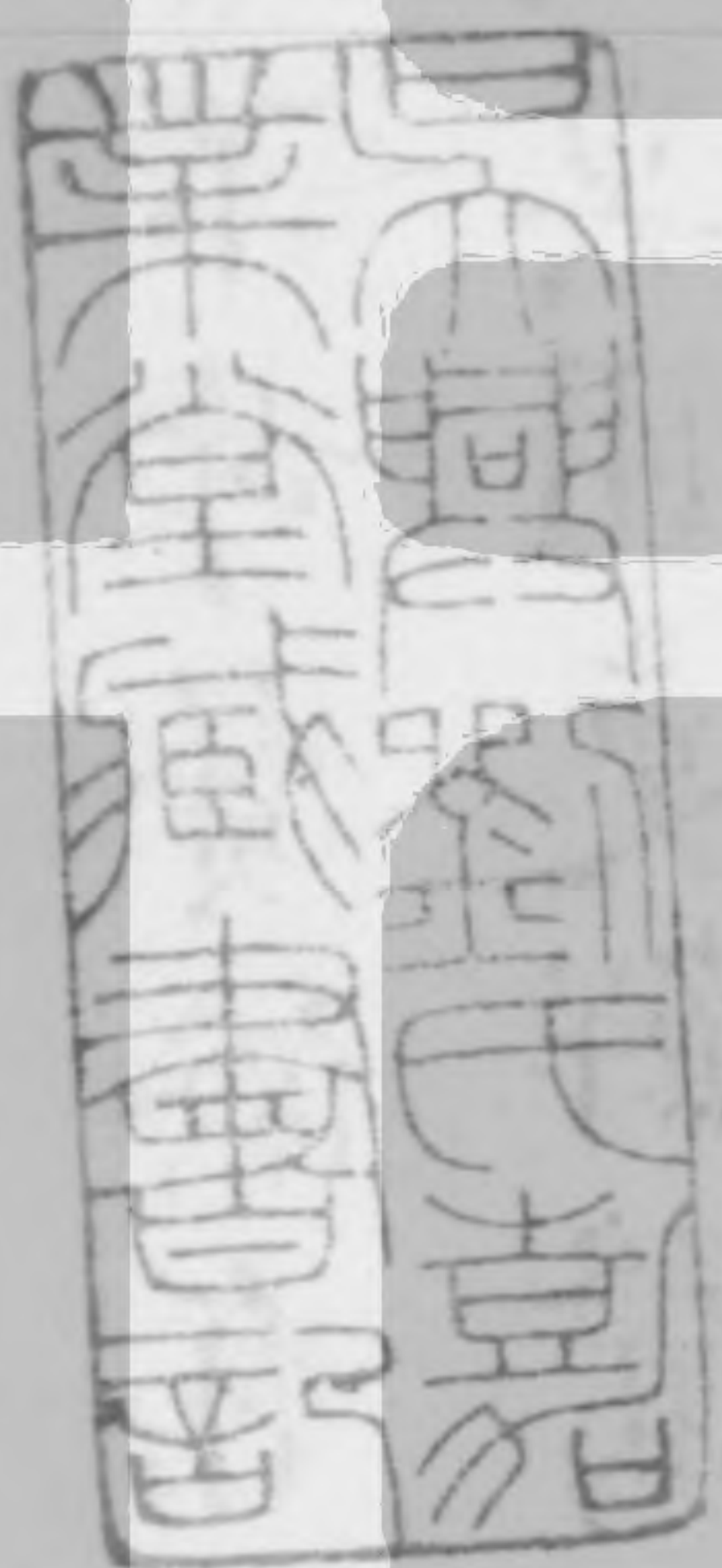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十一

記

重脩濟南府治記

濟南為東省首郡不但土物沃饒而城隍館舍
五郡亦不先焉惟是府治規制淺露棟宇歲久
破落地形前隆後庳水無所於洩人無所于棲
每逢積雨少有全垣屢經葺理勞費不貲長吏
固知其非計然以土木工料破冒繁難又憚於

章邱李開先著



關白經畫甫三歲陞擢去矣補偏救敎因陋就
簡天下之為政者大勢如此固不止一府亦不
止興造一事云耳唐谷喬公起家進士嘉靖庚
子遞遷郡守履任之後見堂廡日就傾圮難為
出政之區慨欲改作以歲災相屬又惠未及民
不為說使乃以清白自將精勤遇事處上恭而
有節御下嚴而不苛賢僚有託以腹心疑獄如
見其肝膈重刑莫用吏鮮驚行枹鼓稀鳴市無
狗盜多方督賦以粟易蝗練兵無虛禮士以實

麗省之郡仰承撫按諸司之所責辦雖五馬二
千石其尊貴加於縣屬不多也候謁揖拜率以
破暝而往薄暮而還燃炬而後視事公居之略
無難色而綽有能聲非其強幹之質得於生成
而剗割之才由于學問吾見其不草就則瀾倒
矣越三年壬寅政成民和乃謀之同官請之監
司鳩工量財取石於歷山之麓伐木於太湖之
濱以平直而市額采以賑飢而役丁夫為大堂
者五間後堂稱是樓亦稱是大門二門以間計

之各三經歷獎磨廳亦各三碑二座周回樹以
堅墉低窪鋪以美壤由是望之森聳即之安平
輪奐鮮明而門墻軒敞信乎為出政之一大郡
所也為費不過六百金計時未踰九十日用力
少而成功多非其調度周詳何以致是其僚友
鄭李二別駕孫吳二通府一劉節推皆贊襄有
功者讌會落成之後走書章城索予記其事因
記而復告之曰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
永寧然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無不備書

者何也謹其廢時奪民也唐谷此舉脫非善於
乘時用力雖久佚永寧不貴也况於作無益及
為不急之務者乎唐谷嘗推西安矣余出使日親
見其行事而韓野田侍郎康對山脩撰同稱之
嘗同知淞江矣而陸儼山宮詹稱之猶夫韓康
也嘗徵取至京矣以王府為眷屬不得備
宿衛仍補外僚此出於王太僕一時激奏後遂
沿襲而不改立賢無方此人心同望於聖明
之朝者也楊邃翁曾疏之矣唐谷由此內拜行

道濟時必有大可觀者其守濟南也余為選部
郎力薦之今其政蹟視袁宏之在東都侯霸鄭
洪之在臨淮何以加焉唐谷有古良之風而余
獲知人之名矣能政而又能新府治諸公之所
知者其前事或有諸公之所不及知者乎因併
記之于以傳來而繼往唐谷山西霍州人名瑞
字觀之陞任河南副使鄭名紋李名柰孫吳名
欽名九經而劉則今兵部名燾者是已

後知軒記

予家城市人事叢委應酬為勞老母在堂於禮
不能遠離日惟避喧南園內園去城二餘里跨
一蹇携兩童凌晨而出薄暮而還稍得塞充寧
神繹尋舊業而讀所未讀之書園無雜木栢可
三百株松止有五計其植日纔四十年而已成
林雖盛暑洒然如秋遊人嘯咏多藉坐長松下
園地宜栢而不松北方重松而次栢傳稱亳宜
松安邑宜栢又謂栢之視松猶伯之視公也然
則物之輕重及生性豈不各存乎地與人哉松

柏之間有一草廬歲久敝漏不蔽風雨且卑隘如坐甕中不得已改作爲徹州而覆之以瓦左右置牖前後爲門疏朗空洞落日後猶能辨蠅頭字中設一扁名以後知軒夫松柏皆後凋材也必於歲寒然後知又居之四面通明者爲軒孰謂斯名不情稱哉嗚呼晴暖之日少陰寒之日多經殘而教弛朴散而風漓脂委之士淪節之臣面而不心之友接踵於天下久矣在下者固宜苦志堅心豫養松柏後凋之節在上者尤

當揚休布和不可構成歲寒後知之期云軒凡三楹在園之中央并迤北徑亭同經始於嘉靖甲辰七月望日畢工於八月朔日至九月晦日中麓山人自爲之記

竹隅季大夫德政碑記

民瘼之閔要在乎徭役徭役之編審難於稱停雖之天下皆然而東方甚焉何也人情畏役里老狗私黠吏舞文積書弄法歲時豐歉不一南北水陸獨衝泉堤閘溜快壯鄉兵歲額京班驛

通柴廠輸將徵調差撥團操歲無虛月月無虛
日汰令滋章財力困踣久矣州縣長吏三年必
逢二審後次常勝于前在本治多有可稱以之
帶審他方每不及得非近而易知久而習知
耶在廉幹者尚如此下此者勿論矣弊端所由
而起徭役不得稱停以目所親擊東方在天下
為甚識者諒不吾尤也竹隅季大夫以名進士
出補濱守歲丙午期當審役藩司以濱役獨最
檄審蒲邑蒲雖所屬然他方也非近而易久而

習者也受檄後不以示人佯以他事行縣群里
書輩於庭下出其不意各報事產丁力人無遁
情冊為實錄開審日設法精備御下嚴明又善
科筭羸縮揣摩情態徃時欺弄影射之弊格閣
無遺旬餘編定揭榜通衢觀者歡呼雷動以為
家置一守未能若是其平也譬諸極準之衡物
有輕重稱量不差發硯之劍事無巨細迎刃而
解矣且文雅搢持學術述作不惟一時鮮儼雖
求之古人亦可也今西夏王都巡筮仕於濱嘗

曰雄圖惟渤海而古來循吏有龔黃濱即其地
而季大夫其龔遂歟蒲民張珂等請於施知縣
將欲樹石紀實施云今審非惟便民且便於官
然刻石恐非大夫意也必不得已聞其報政有
期行且轉而之內彼時頌德頌功而無心而三
有益上無心於下之感下無心於上之知公以
得衆德無不酬善足勸後是之謂兩無而三有
焉此舉兼之美施尹嘗以公事過臨因民之請
徵文於余。文雖陋然而不敢溢美亦不鮮藏
善祇以積懶成病涉歲不著一言兼以見任難
之忽一日青衣走報曰大夫行矣可無嫌矣遂
書此貽之大夫名德甫南直隸太倉州人

重脩三官廟記

章俗城內不棲遊客城內外寺觀搃之不過六
七處四方來者利其直廡物豐酒醇醉易然頗
以夜宿難之郭有回以東為最人烟斷處兩路
交分瀉有三官廟當其衝歲月推遷風雨侵剝
殿虛蕪澁院廢花深畫壁蝸遊古槐雀啁荒涼

破落已非一朝夕之故矣廟西繡江橋乃武定
表僧名無住者所造也橋雖五泓然壯麗精巧
甃皆青石為費不下萬金正德末年山水大發
橋遂沒而改作今廟又廢而不修既無以表壯
觀又無以棲遊客縣為東藩之最而郭乃最一
縣者又東三府之所經遊而兩路交分者也茲
不重可惜哉廟主洪果者苦行僧也力欲復之
義會趙相等以社錢來助於是乎召工治材鳩
衆築土重門雄槩止廟巍峩像設尊嚴金碧丹

牘不待積久遂成盛緣橋雖圯而廟存猶足以
壯觀而棲客東郭不失為最功果亦不小也僧
與會長以予林下散人每探春必過此靈境托
妻父張錡命為之記妻父行年八十有九鄉賓
也壽官而又樂善人也予性好遊兼不敢違尊
長之命乃述廢興始末畀之勒諸石以垂永永
且從而問之曰三官之名何所於始乎得非漢
之季世耶因山祭天以為天官因土祭地以為
地官而濱水祭者水官也古人又云較三官於

絳河此非其托始而何耶持教祝禧有益於
國賜福赦罪解厄有益於民因係之以詩俾後
之祭者歌之其辭曰東橋復東爰有琳宮星移
物換瓦解土崩陰廊寂々古樹童々劫灰歲邈
金像塵蒙遊人不到埜鳥為敢於惟善友感嘆
摧衷僉謀而合乃始厥工難其蔓艸載築頽墉
列櫺日麗鏤槩雲封飾以塗茨蔽以蘆籠浩劫
垂光炫燿流虹容衛既肅精誠通感青靈紫微
暘谷俱隆五七九烝三官各功有求必遂恩比

蒼穹三災遠避萬福攸同九玄七祖四府八紘
聖神普照心念不空四民奔走聚蟻屯蜂恭勤
香火考鼓鳴鐘登歌有聲拜舞有容祀非不經
神同時恫為詩蕪劣不雅不風刻之金石以俟
無窮

萊蕪縣王許村重脩玉皇廟記

人言物理循環無定廟宇興廢有時小而譬之
人家大而國家亦若是矣嘗觀兩京雜記東都
志略以及青陽宮等碑近又得西湖志讀之乃

知治世非獨福民而神亦與有福焉不然一次
兵火則廟宇一劫灰矣如靈光獨存者能幾何
哉人國家之譬其亦有以也 皇朝承平日久
廟宇創者無筭廢者咸興如萊蕪玉皇廟其一
也廟在王許村去城五十里西近岱嶽南對徂
徕北通濟而東乃蹈海大踞自其廢後不惟居
民落莫亦且行道傷嗟李子鄉人有張惠者與
本縣韓春韓恭韓道并地主韓崇各脩靜業同
結良緣以為竭虔妥靈之地至於旁穿上漏塵

煤丹堊兩壞垣墻非吾輩之責任哉乃勞心力
出錢帛兼募及同臭味者為之大殿三間卷厦
稱是兩廊十間鐘鼓樓各一座廟規浸盛神氣
如生雲流珠網日耀璇題聚香火而奏金石永
為萬靈拱護况 國運與天無極是廟之長不
卜可知矣向寓 京師日曾遊西山寶剎琳宮
飛樓傑閣歲復加侈即此可例他方極盛之會
西京茅籍有所不及載者矣世人如鳶魚然自
飛自躍豈知天淵之大哉或曰玉皇本渙陽張

姓借白雀之助竊騎天翁白龍振策登天翁乘
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便杜門易百官封雀
為上卿以是獨得尊貴廟而塑之何益予曰言
涉不經存而勿論神道設教使由不可使知天
下名山大川非得廟宇充斥乃奸窟盜藪耳問
者悟曰長治福民又有資乎此

介休侯氏祠堂記

禮五經而重於祭以報本追遠事莫先焉中麓
子既解官靜居每欲集古今祭禮酌其經久可

行者必自祠廟始乃取開元江都禮參之以徐
邈繆襲之說覺其未備也廟制用徐潤之家祭
筮日用賈頊之家薦奠獻薦新用鄭正則之祠
享至於識板降送陳器祝文視牲烹饌則又用
范傳式兄弟寢堂時享等儀標以李氏名目不
敢施及他族欲以是月舉禘適霑化侯簿將致
政還其鄉而以祠堂記走使見託其禮與中麓
子所定者大同小異禮本人情惟以義起至是
為益信矣按譜侯氏汾州介休縣人世居介山

距城四十里許族大而且詩禮 高皇重里甲
遜其祖至道為長迄今不廢歲荒曾輸粟千餘
石飢民多賴存活事 聞 勅建義坊名銳者
簿之曾祖也生福增享年八十又九娶郭氏享
年九十又四福增生甸與幼弟服都同事雙親
以至高年竭力承顏順心先志郭以齒落食難
乃以口進供養遺訓克遵幼弟亦壯甸之力居
多其疾也弟之事之比之父礼稍殺耳服今七
十二都今六十七將來壽筭不但如父母云甸

娶董氏生子二長天祿業農次天爵任霑化主
簿善政得民清操出衆服娶雷氏生子二長天
賜業農猶天祿次天叙任寧晉主簿政與操猶
天爵繼娶馬氏生一子業儒都娶梁氏生子亦
二天秩太學生天與亦業農天祿子冲太學生
天爵子保國天賜子康國亦太學生天叙子應
祥應禎天秩子守國天與子守分康國子宏俱
業儒子孫蕃衍家計豐隆天之與善人不爽其
報矣其手澤心聲父作子述男女各守其法士

民悉稱其賢建祠之外更有遵教堂并鄉約可
世傳者况同為鄉賓非難况難弟而何今之縣
佐乃古之下士制惟二廟一壇止祭祖父以上
遠祖則為壇祭之侯氏子孫業儒者多厚德所
流必有列卿上大夫祀遠而傳久者但不可恃
其盛而急于所業云

長山尹溫公生祠碑記

為治有切要之言曰天下安危責守令又曰欲
知民疾苦先察吏奸貪吏而賢廉則民無疾苦

而天下又安古今稱善治及善言治者莫切要
於此矣曩予在吏部以論人為職最久出使及
扈 蹕往返不啻數萬里所接有司亦多求不
為民害者千百中而有數十人賢而廉者於數
十之中又止一兩人而已所以生民不得息肩
今天下雖安然不可不早為之圖也余既罷官
歸田不復看除目談吏治而接見士夫更簡有
司視昔不知何如竊料或更難矣章邑密邇長
山多有傳言溫公之政之善者徐而察之果若

人言溫公往來濟郡道必由章有時枉顧則見其持重謹畏與之言時政則豁然于中言民瘼則戚然於外蓋留心世務刻意時艱而人言傳誦有不能盡者政成物阜澤沛民嬉一時吏於東土者或舉之以勸其僚或稱之以勵其屬上下莫不賢之遠近莫不薦之撫按保者六獎者四太僕二司及部使者獎者十餘次以欽取選授法後在台中有直聲巡遼陽得憲體行且巡他方陟崇階移其所以親民者而大行其道

天下之安有賴焉長之省祭安汝相民王修身等建祠肖公之貌尊事其中隆棟飛甍金嵌碧有過祠下者儼然覩公之丰采而劃然聞公之嘯聲至於百歲之後方勤香火以永其思以報其德更伐石紀實而以記文請余以為舊嘗交遊且兩縣密迩知之真而言可信余自以既不復看除目談吏治而間見士夫猶為多事豈可更為仕者致文辭哉安王二子請之愈堅云此槩縣大眾之意時為轉達且碑記傳後知其

人以追其餘韵流風知其政以續其良法美意
後賢有資不獨永思報德云耳於是據其行事
之大畧為記以貽之曰長之白山驛走遞馬久
在齊河今則請于上而歸于長而昌邑之在白
山者亦即歸之一舉兩便推奸避事者不肯為
畏上遠怨者不能為本地鹽運役之至苦者力
主罷之歲省千金之費東昌船夫役之至重者
則設摠以收銀兩派眾以便催科事易辦而非
仍前獨累孝婦河舊惟架木為渡壞則病行客

修則病居人公乃擇人督工橋成而民不告困
均徭驛傳東方大差也一則三年一審一則十
年一換人戶登耗財力有無設法精詳宅心平
恕明察之下二差各得其當里甲節費城隍屢
修點視倉廩賑救荒歉疏通河道徵派稅糧興
學恤孤省刑舉廢縣庭如蕭寺官宅如郵亭無
苗訟無餘物其勤儉可知而待士夫則豐厚適
宜禮敬無失此皆不能備書至於已考滿就道
忽聞姚賊弄兵旋復歸縣以其去顏神不遠恐

境內驚疑又上司來者繹絡佐貳或不能支安
定接應以身任之不自知其為行客也既而飛
檄賈三齊之勇建牙集諸道之兵費不貲而事
克濟寇既平而名愈振在他人有望風而逝者
矣况肯來於既去之後耶嘗讀漢書循吏傳南
陽以溉田疇潁川以興禮讓渤海以弭盜賊膠
東以增戶口止以一事可書而名流後世公之
可書奚但一事而已又嘗聞長之前令有殺稱
者如郭侯綬黃侯昭道喬侯遷岐張侯鐸各擅

一長公皆兼而有之矣嗚呼是碑也豈非前之
德政而後之龜鑑也哉公他日或為都巡或奉

特簡復來東方行縣至長見祠與豐碑必自
信其得民且筦爾而笑曰牛刀割鷄今得飽飫
矣公名景葵字汝陽號三山山西大同府人以
嘉靖二十二年六月抵任至二十五年五月考
滿二十六年二月被徵去

博興縣儒學重修文廟記

博興自有縣治即有儒學一新于成化十九年

姚尹再新于嘉靖三年張尹一壞于嘉靖二十
三年雷雨再壞于嘉靖二十五年雹水急于屢
遷不及修邑敝于歲歎不能修以致正殿兩廡
艸蔀其上塵積其下題榮內朽斃碱旁傾不蔽
風雨而蝸牛篆其外露見星月而碩鼠穴其中
此不惟儒者悲涼而行道亦為之嘆息學生相
介等觸目激衷相與謀曰釋氏異瑞之徒吾儒
之所首斥而亟攻者也乃能苦心受戒募衆庀
財成盛緣而起雄構大新其殿宇金界圍七重

之寶樹畫梁擁五色之雲華落成或為千盤之
雅會次者亦足為一方之巨觀所謂天下名山
僧占多者也吾輩反不彼若可恥孰甚焉遂請
之長教尚榆溪分教施梅石韓忍齋同心一體
師則指俸生則捐廩未為廩生者又各捐金猶
恐不足以集事又告之鄉士夫及邑之尚義者
各捐金有差致仕趙祿暨孫學等十人則又其
尤者也董工者最公勤執工皆者雇覓力不勞
於民財不出於官人言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

不^天來終須地出蓋為妄興作善侵漁者設也是
役也乃義難但已情不忍坐觀况不傷財不
害民大有益而一無損者予始工於嘉靖三十
六年二月至四月功過半而邑侯鞏昌劉筠亭
適至謁廟之初面其役既慨然於懷曰此吾有
司之責也遂亦捐俸而趨其成蒞部掃塵易朽
正傾補上漏而塞旁穿無復蝸鼠之害高廣雖
仍乎舊而丹采則煥然一新足以時居遊而起
瞻慕如聞當時金石絲竹之聲而覩聖賢揖遜

雍容之盛是役也所脩不止殿廡門及臺端錦
秋亭亦皆整飾衆意此事不可無記以中麓子
文有虛名乃屬潘生楫崔生應鵬唐生思恭思
敬請吾草玄之廬拜乞為文以光其事歸將刻
石而永其傳吾章脩學久矣衆亦浼吾作記以
失事狀尚未脫稿今乃先為他方成之固不失
遠者之心何以塞近者之口耶然近可坐待而
遠不可空回因記其事而復謂之曰是役也五
材之需百工之費誠為不貲使非義舉則是魯

為長府衆人舉事似乎作舍道旁畢竟不勞而
集此可見人心之公人力之齊矣然設學所以
儲材立師所以端本飾行所以明倫考業所以
居功觀廟廡之尊嚴所以作敬畏而希聖賢也
今之學者多逞浮辭而寡真見昧實際而率冥
行工文不過欲登科第掇青紫爾縱能修廟而
不脩行亦何足貴博興古稱坦直儉朴士生其
地由質而文宜易為力修廟興起之後掇巍科
登上第者每三歲永不乏人矣昔呂東萊請學

兼及舉業朱晦菴以書止之東萊復書曰若不
開此一踏則堂前艸深一丈雖然舉業之精者
與道術一也記終以此望博之諸士加意待吾
章記成又以望諸同鄉之士云

臨朐縣重脩儒學記

逖觀徃古有司徒胄子之教而後能成真才得
實用漢設博士於太學詔郡國增學官舉孝廉
故其治為近古嗣是而降有得有失其得者亦
足隨時成治 明興法古學校布滿天下師道

嚴而學政備教則尊王賤霸文則崇雅黜浮讀書之聲無間冬夏照書之火接乎晨昏輔治庇民自科貢之外他途百不一焉蓋追徃古而陋西京矣自教化弛而文弊變師之上者徒以出題發問校藝識文為能而身心道德則一言不及下此者又可知矣士惟剽竊乎腐爛之語出入乎口耳之間以幸主司之見錄而身心道德既無聞於師又不講於友今更為玄虛鑿空之文而前輩渾成博厚之氣漓矣齋舍荒而莓苔

湍徑絃誦歇而博奕爭場膳堂之會食久寢給油之良牧無聞冬夏晨昏少有聚而舉火讀書者且學職多是貢生考滿無功績者必謫河泊與遠方自不能舉而責其以舉教人不亦左乎今聖天子在上久道成化文風士習變而之古復聖祖之舊非一日矣因記臨朐儒學特首述之而後及其重修之由且駢之有學躬自宋之紹興間金元燬于兵火洪武初始復其舊至宣德丁未馬公愉以狀元及第為世名臣文

學之士自是彬彬焉盛矣嘉靖辛卯中都褚君寶嘗尹于是增飾之後久而傾圮丁未光山王君者來視篆之初即有志脩復及政成而特和民信而可用乃斥贖罪之金率好義之民市材於他方創陶於美壤以善手藝者執功以有心計者董役經始於夏五月訖工於冬十二月時則履任之次歲云殿堂門廡齋序厨庫煥然一新恍如入數仞之宮墻而觀三變之容色弦誦燈火充斥於其中冬夏如一日晨昏如一時也

君名家士字汝希號淮川先大夫為御史有抗直名歿贈光祿少卿君能世其家學解太極論周官惟致力于身心道德政則尚簡省刑平徭薄斂綽有古良之風其為教也能盡提調之責而革澆漓之弊以復祖宗之舊而體聖天子之心司徒胄子亦彷彿乎有古人之遺意自以為學修不可無記托吾同年友馮惟健致書遠索時方居太宜人之憂讀禮之外不敢他及文事吾今禫除而君已遷官馮友又已下世前

約不可終負敬為之補記寄諸新令尹刻石以紀遷者之美而成死者之志不亦一舉而兩得也哉

武城縣重修儒學記

武城今之東昌屬邑而古之清河郡名邑也其有儒學則自宋元始我一朝因之學宮脩壞有時係乎官其地者學政廢興有時係乎師其地者二者常相需而難並盛也武學天順間一修後迄今百餘年傾圮甚矣廟廡已深秋艸堂齋

鞠作園蔬庫舍^等又復長莓苔而巢鳥雀矣歲丙辰儀封謝南洲來尹是邑履任之初慨然有脩復之志以為必治之於相信然後復之於可勞乃廣儲蓄勵搯持公聽斷省浮費弭盜築堤不三年而政成知其時可乘而學宮興矣請允于當道協謀于同官托始於戊午孟夏落成於己未暮春躬自督勸手出俸貲又斥贖金擇良匠一以付與陰陽官王尚賢董之廟則巖，廡則翼，堂齋噲，而森，廩積有庫羞膳有庖出

入有戟門藏修有號舍名雖重修寔則不殊創
建恍然覩聖賢揖遜之容而聞子游弦歌之聲
衆議此盛舉不可無述乃以尚並賢並庠生袁
舜問東來委記於予予惟昔人有作道州廟碑
及袁州學記者自魏無柳子與李構之筆惡能
著薛伯高之勤而表祖無擇之美哉然學記乃
文事中文事與泛然他作不同遂以鄙意告之
曰夫子嘗賢陋巷而許不作長府三臺兩觀又
譏之春秋其意豈欲其廟學若斯盛哉得其地

而闡其學斯官師之責也地不修非所以為官
教不立非所以為師知不能行不副知非所
以為士然學欲真勿若剪綵為花學欲漸勿若
擊鼓催花知先而行後知易而行難故曰知得
一尺不若行得一尺至于出口入耳之長不過
四寸耳若夫知行合一雖大儒屢垂訓不敢
遽以之為然武城乃先聖賢經由宰治之區而
名鄉文士多生其間惟願致知力行不偏攻舉
業又不泥于口耳之間將來必有聖賢之徒基

大道棟明堂者不但科目之盛而已又聞南洲
乃旌表孝子之孫而阜曲孔門之甥也母氏孀
居五十年亦已旌表節婦矣家教有素宜其施
於有政如此南洲名夢顯河南儀封縣人舉人

章邱縣重修廟學記

先王設學校立師長群弟子於中教以道德禮
樂經術教其條法養其長老而官其材賢所以
治為三代之隆漢始於郡縣立學兼立周孔廟
稱先聖先師及元始間置博士等身通一藝

者即補文學掌故射策中甲科至今言治者以
漢得人為盛及世降而教弛學校為徒設師長
為冗負弟子為虛名道德為外物禮樂為文具
而經術為贅疣甚至執習氣之偏壹見聞之障
為科目而忘本祗糜廩餼而老歲年口雖佔俾
而月長醉腹不經笥而日高眠有為章句之學
者矣攻於修文修辭有為玄靜之學者矣攻於
脩性脩命或更鼓舌游談閉目危坐而為假道
學者矣此無他學校不脩學政不立致然耳我

朝建學滿天下行實政而獲實效比迹三代
而陋兩漢於不居既乃學與政不繼其前而士
習遂壞於後如漢以下弊端容有之矣嘉靖十
一年後知吾章縣事者乃同年友趙文海性嚴
而明政肅而敏處事數言立剖接人一日不怠
每朔望至學以為欲士習之振起必在學宮之
作新乃選匠藝僦卒徒撤淫祠出公帑費不及
民工不踰時行無負於途居無嘆於室為之大
殿五楹明倫堂亦如之東廡三楹西廡亦如之

門兩重坊三座墻數十雉兩齋及號房數十間
宰牲貯庫厨竈各為之所碧瓦鱗次彩堊翬飛
疊栊丹楹疏薨藻梲殿則尤為聳觀十二年三
月始事十三年二月訖工中間有因寒暑暫停
者總之不及一年衆以予及邑人託友生劉璠
張澍李特貢持王從龍所述事狀問記於京師
予以方任吏部繁司非為文之時又修學大事
非能文之人辭遜不敢當衆人不可轉索他作
遂擔閣至今雖琢石先潤偃卧學中未有一言

登其上者每入學見之常嘆其是予之罪也文
海以叅政不祿而友生亦無一存者其以禮敦
請督工者致政通府高棟縣尹楊盈同督者乃
鄉耆徐冕王言尹暹劉崑趙夢弼張惠高龍共
十人存者惟張永暹一人當時主者與督者俱
有行檢材幹故其費省而功倍如此嘗見他處
興造用不貲而工不盛有方報完而即告壞者
又有換數椽添百瓦即申報上司脩理所用若
千餘悉自為侵漁之計又有易其扁額即稱無

前之偉績者視之文海可媿甚矣然脩學宮不
若脩學政修學政不若士子各能修其身三十
年來鄉試中式者大不及舊議者以為北山伐
石洩氣東斷橋而水無聲又以為學前無崇廟之
學並峙不如汰但科甲衆而官品崇六一盛一衰
常理然所謂材賢者又不專係乎此如魯稱尼
父漢稱褒成唐稱文宣宋稱玄聖元稱大成至
聖文宣王今復古禮稱先師或笑為東家丘或
譏為喪家衰鳳者或將撤祀於蔡京闕里廟屢

屢火災夫子之道何嘗有不尊吾鄉諸士子惟
修身以族之可也一修身而天下之事管於是
矣處則著述出則功業復國初而邁兩漢軼
三代不難一切雜學如前所云弊端可無患矣
是則前人之所望于後而後人之所光于其前
也今嘉靖三十八年學又廢而當修矣不惟人
不存而事狀亦不知所在矣予乃深負愧而重
有感徘徊學舍想像舊景追而為之記以紀前
美以詔後人觀者不以為雲烟過眼及東京夢
華錄則萬幸矣文海名瀛陝西三原人歷任有
赫赫聲縣左立生祠亦以脩學之功居多云

尊藏誥勅樓記

士有歷仕途三十年官階已峻猶未沾誥勅
命之榮者矣亦有拜官一日而即得之者矣此
存乎所遇耳渺予小子起家進士初受戶部主
士因皇子生父贈承德郎母封安人予及妻封
亦如之繼陞吏部員外郎又因冊封父奉直
大夫母太宜人予亦奉直而妻則宜人云誥

勅赫奕 綸綍褒崇數年而遇 恩為殊恩遇
為竒過矣校諸一日即得者卒歸於同而三十
年不沾者不但過之矣特起一樓尊藏其中歲
時捧讀一過恍如 帝語之親聞 天顏之在
即也傳家之寶奚啻百朋而萬鎰哉惟願子孫
世竭忠孝以報國恩聊附數言于此其詳更載
家訓中

心南樓記

園樓軒敞目可遠視四方心亦可隨之而四又
嘗竊學東西南北之人而樓何獨以心南名爰
自十九世祖三遷而居始定田廬邱隴俱在南
山之南所謂歌哭於斯聚族於斯者也每登樓
吾心所之不於他而獨於南因名樓以心南而
并為之記云

藏書萬卷樓記

藏書不啻萬卷止以萬卷名樓以四庫昉類不
盡乃倣劉氏七畧分而藏之樓獨藏經學時務
摠之不下萬卷餘置別所凡五書文明火象也

又天地精華多則為崇古之善藏者每分之庶
不災於火吾樓書不過萬此名山大川其藏所
也奚必於樓詩三百蔽於思無邪三字半部論
語猶歎於節用愛人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又
奚必萬卷而况不啻萬卷也哉既記之而復繼
以詩以見吾志 詩云古有楚史邈焉寡儔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有問即知隨其所投藏書之
富更有鄴侯堆床插架充棟汗牛諸子百家山
經贅疣是岐也羊是則可憂辯也如賜藝也如

求科列文學子夏子游兩端回教無言更優吾
欲從之不得其由藏書萬卷聊以名樓

注目樓記

樓本高氏居剝於颶風驟雨及李子為主督工
計財刻日復完設扁加名今為注目樓云夫登
高則望遠身則樓上目力所注千里近在眉宇
此山後寨樓也千里猶近而山與寨無庸視矣
然不但恣登眺堪題詠而已田有惰夫及偷兒
以便於瞻望無不知戒者不出戶限而瞰田有

餘力雖名之曰瞰田樓亦可也

三宜樓記

普濟鎮之北園名海套園之北樓出樹杪是為三宜地曠而高樓麗而壯以地名樓與地而盛顧舍是而三宜之不亦蓋且左哉嗚呼高則無障曠則無際麗可娛目壯可棲身故夫月明皎皎興雨祁祁雨雪霏霏以壯麗之居而據高曠之地倚欄凝望三者有一不宜者乎時或曲如鈎潤如酥輕如絮細之有一不宜者乎又或

爛如盤勢如注大如手巨之亦豈有一不宜者乎此之謂三宜不以地名而地在其中矣嘗讀謝希逸陸雲及謝惠連月雨雪三賦有一得焉因樓而識其所得覽者請先三賦而後登此登樓則所謂三宜者不待吾言而亦得之矣

平樓記

三十年前回鄉平樓可屈指數今則民貧盜夥十村而六七雖負郭亦有之甃皆甃石大約高二十尺上下平其顛利于飛石禦敵綠原祖居

非有厚積招盜樓何為者高三十尺耶以先隴前
峙族人環居高平可以登望望隴起孝望族起
敬孝敬有資乎尔此所以必樓而樓所以必平
且高也

待月樓記

詩謂城高月上遲又謂山高遲得月吾樓南近
城而東對山自望後必待山吐而城掛月始得
賞不然停杯歛歎懷遠徒隔千里帶影不成三
人祇付之浩歌而已扁樓以待月所以釋吾躁
心推此而當待者多矣抑又不獨月云耳

四望樓記

樓稱四望者何北女郎而南距山東長白而西
華不注望之近在几席間四山皆可卧遊也人
孰無居而吾獨有樓人孰無樓而吾獨有山章
俗不比他方城起高樓四隣必以為窺見室家
止之不止且訟之吾宅後樓雖高却不方衆目
得望山而遙為之主則四山者四座嘉賓也自
官罷而間因之興豪而遠不然得失闕於心奔

走勞其形雖有時登樓茫々焉張目四視則回
山者回愁障也有所懲戒乃自為之贊曰人惟
羈於官雖覽勝而心愈煩吾惟久於間故望遠
而興不闌樓高三級如在雲烟可以叅禪可以
養丹然非所好也惟蓄山海經地里編與夫青
城記九域志輿地紀而已焉吾其迹於佛而出
于仙日惟讀五書以望四山竊仁者之名以永
其年者乎

長春樓記

種花利於養禾然難把捉校數歲之中得失半
焉得則市銀錢多而更易鄉人目綿為硬貨地
宜種此者惟張林鎮東西一帶但有百畝者銀
錢之外雖家有數百指衣布而襯綿無不溫暖
如春長收則長春矣農人覬望豈有涯哉吾堂
既謂之煖餘則樓不謂之長春可乎

近濟樓記

濟河去城六十餘里去村止數里而已以地遠
而直蕪故是有地五頃以地多而望難是故有

五楹地以遠多樓以多設大抵瀕河皆沃壤宜百穀樓踞近濟其亦幸乎其近之也歟

連壁樓記

此白塔樓也然不甚高仍舊而稍增飾之與懸橋小樓相接如連壁然遠可望阡陌近可望塲圃省稼省耕不勞餘力詩有之稼穡維寶取名連壁不惟肖形亦從而貴重之云

肩埠樓記

高埠、高而地平村落乃在窪處聚氣藏風亦

一得所樂土也高樓南出北與埠比肩足以蕪騷人之逸興消暴客之邪心此李氏故物也而予以同姓得之然又不但高埠普濟張林步村油里鎮皆同姓者也事出不偶因賦一韵兩絕句揭諸樓之最高處高卧擬袁安高抗擬元龍二人無不可但不擬揚雄物本無定主得之幸同宗示人何不廣四海搃克封

覽勝樓記

是樓也在水寨之南隅下方上平高濶俱二丈

餘對樓有二池一魚一蓮統樓皆瓦舍一廳兩廂獨壯地本卑下營造頗費而樓費尤不貲登之不惟盡覽一第之勝而一鎮之農商動定一邑之山川迴合其勝槩俱在覽中因題樓以覽勝而并記其實如此

是亦樓記

薄產多據鎮有樓惟淺井庄不樓不鎮然去明水鎮終二里許樓雖不雄是亦樓也是以是亦名之田皆可水航稻得利獨贏是樓雖是亦

而田不是亦也是以亦記之如他方

風興樓記

長春樓之南俯臨通衢者風興樓也商旅啟行農工出作必經過樓下譁然如市每月四九市日又不但加倍而已樓居者雖熟睡亦即驚起事、可由此旌勤而策惰語云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是則風興者又長春之本也

場圃樓記

大凡村坊宅後有樓謂之看家樓吾宅之在山後寨者正人烟鬧處牆濶而壯屋密而嚴有樓不專看家為一場二圃設也時或蔬果盈圃禾麥登場只令一僕據樓坐望雖巧于盜者亦不能售其奸樓舍看家而強名場圃其亦有以哉其亦有以哉

二用樓記

第左而南向田右而北統者繩家莊也場前故有樓便于場而不便于田稍後更起一樓而高

場便如前田則一覽無遺一物而有二用者吾樓是已取名若迂於義不亦似乎哉

河上樓記

城南河畔有樓中突而兩拳水勢蜿蜒挹樓而北之構者王氏子也予嘗游而竒焉不意王已而鬻速予即其主也村城舊稱王家樓今改名河上夫樓為河上樓則主為河上主翁有不待言者矣

愛蓮樓記

樓作于今而基仍乎舊作者中麓子而基則遠
驛丞也樓邊有池蓮可愛取以名之竊自附於
漁溪周子後

壤白樓記

嘉靖庚戌西南鄉連三歲不登以黑壤逢旱故
耳北鄉收入如常壤白而鬆易種而無艸田家
有恒言黑壤者苗白壤喫飯雖有堅樓雄出然
僻在直北一方李子猶市而有之貪夫務廣地
仙人好樓居况壤白而鬆樓堅而雄者哉

探漲樓記

柴縣稱美田必首大溝厓夾溝水淤宜麥宜秫
不用糞力所得倍于他田然淤雖有利不無衝
決之患建樓以探山漲以厚吾防縱有敗我濯
龍之怒可無誰復黃鵠之謠矣

逍遙樓記

龍山鎮屬歷下與吾章接界與吾村連壤居在
鎮中田尾居後今太平日久生齒繁多而盜賊
充斥又以其屬異縣也構樓以防不虞顧諱焉

而以逍遙名之夫不虞防而後可逍遙行樂矣

西成樓記

樓歷四時獨名以西成今歲惟城西桑氏莊先
早後蝗收入不多樓名翻若幸之者夫樓作之
雖非一時其落成則正西成之候耳堅實工緻
見者謂為吾章第一所以積久而後成又土方最
沃饒前乎此者常得其利諺云薄地十年有一
結美地十年有一缺農家道其常而已矣

煙樓記

上古燧人氏肇火食以易茹毛飲血之陋潘尼
以為其用不匱其變無方然火有燠有煨有爍
妄行燎魚則為災故有封人掌火而火禁火戒
則又詳于晉成公以是知火有大利亦有利害
如延北閣越東家不能曲突徙薪遂使焦爛為
上客可慮也予家炊爨晝夜不息各村屬續供
薪時或乏用以食指衆多而賓客接踵耳厨室
魚架木為之如他人家歲久梁棟燠蒸已腐數
次幾走火得家人早覺撲救免于每出門必丁

囑加慎外宿心恐不下數欲券以甃石以工
大費多一時不能立辦歲己未月甲戌日以初
九丁丑良乃撤舊貫築新基橫石疊甃高丈餘
觀者咸稱堅壯中方用木戶牖踈朗上結一長
亭則高聳數丈餘矣雖甍不鱗棟不虹遠可望
數百里近則盡攬一城之勝三面當山非若背
山起樓者萬井咸聚一塵不飛檻風可清暑夕
簷月能敞高秋春華冬雪更出奇觀休文八詠
桓譚半城郭子百尺十洲記所謂五城十二樓

吾固不敢僭擬然為日不滿百而匠作則數百
傭工則數千數年所積甃石木料用之罄盡定
名煙樓而對扁則浼楊東江蘓雪簑二名筆至
季冬二日尚不雪不寒冬行春令眾以為憂吾
幸樓成不記其他已而寒雪驟至矣內眷尚未
移入先与客登而樂之爭覩飛烟直出淡抹濃
粧散綵霞籠殘月逗寒雲飛輕縑曳素練曉迎
旭日暮鎖長空初止以為日用飲食之資今殆
為近便觀遊之美而深閉豫防亦在不言中矣

贊曰使天早一日寒吾樓不能覆瓦與挑簷使
天早一日雪吾樓脊不能條而頂不能結惟寒
雪各遲一日吾樓得以完其工而畢其事據跡
雖是人為相時似出天賜嗣後飽食安居可不
揆厥所自喜極自為之贊聊以記其寔而繼吾
記

有年樓記

古稱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又以醉人為瑞
今歲庚申天災流行春不雨至秋七月蝗復蔽

天遍地穀菜俱不熟饑饉甚矣池不聞鳴蛙道
不逢醉客吾樓借舊積適以是歲成之取名有
年苦中思樂亦若西成樓所謂道其常也自此
漢甸金穰日記洪庠于鳳曆周郊火退歲書大
有于麟編千里不齎糧同貞觀之世五穀皆熟
為有年如左氏所述農人之望年與商賈之望利
仕者之望遷其心豈有二哉樓在相公莊宅後
場中翼以二敞棚貯農器陰雨則以刮板收粒
又扒収禾為與北園相連恐看望難而踈失易

也改遷今地自幸近且便云

延客小廳記

宅有延客大廳園門內更為小廳無亦炫美而
誇多乎大廳衣冠揖讓小廳壺矢流連非大廳
無以作敬畏非小廳無以罄交懽一則禮樂攻
吾短一則山林引興長者也廳構於辛酉夏五
記成於六月初三時因延客遂對客立書之

中麓書院記

吾章城內宅價高而隙地近學宮有園一區計地

三十畝餘中麓子購而有之喜其與宅居亦近
不但學宮而已尋復稍斥其北為之堂者五楹
名以藏書萬卷繚以堅垣豎以大門：內有一
亭一坊二廳又將廣列號舍總為書院以待學
者而人蚤以書院稱之矣從衆意扁其門曰中
麓書院云夫以書院著名者無慮百數而尤著
者古則海陵白鹿白石今則正學大梁河東湖
南而陽明甘泉在處有之胡安定書院原在海
陵後直講太學生徒至墻舍不能容朱晦菴年四

十始知南康講道白鹿雖王淮偽學之禁不能
奪而劉體元之白石聚徒亦盛陝之正學汴之
大梁蒲之河東濟之湖南人無異議陽明甘泉
獨蒙譏訕而所言是處自不可掩也然有書院
則有院主無非以官師為之中麓子世所指棄
人也學有媿于前政有媿於後出無益於國
退無益於鄉方欲執經問難於達人雖構書院
而可當院主我自特與眾學者頗有一日之長
兼有一得之愚未及會講先以鄙意首告之曰

古之所謂學者一焉而已矣後世則色色各別
種種多端聊舉其槩有道學有禪學有脩養之
學有法律之學有詞章之學舉業之學士之未
仕也則攻舉業初仕而清要則事辭章郡縣則
專法律久之淡道學嗜脩養而禪則其歸宿之
地也眾學且勿泛及請以道學舉業言之國
制舉士初惟孝廉方正賢良繼則明經重而辟
舉輕今則不行辟舉久矣士有志世用者非由
舉業莫達邑庠鄉試有數次乏科舉業止在所

急顧以道學先之不惟有孤學者之望且有乖時王之制矣獨不思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非古人舉業耶道學緒餘即舉業舉業精妙即道學嘗細觀近時舉業發揮題旨伶俐纖巧用字新奇命意款曲迴護照應有則之矣而無前輩渾厚博大真誠之作凡以為人之心雜之耳方終讀書即冀發身古人謂透得利名一關便是小歇脚也况解講體貼之功踈而記誦剽竊之習成是又舉業之下者去道愈遠矣上古無傳人中古無傳事近古無傳心先天一畫理無遺蘊叔世多言書又冷灰或以博雜荒其心徑或以粘帶速其心竅或以茅茨塞其其心源血氣習氣之偏夢覺流浪雖云學道其視舉業反不及矣必也省察操存篤實踐履堅為己之心倍反躬之力窮經明理動心忍性破塵緣而求實際却意見以契真機以之而為舉業根據義理之奧發明聖賢之心與前輩渾厚博大真誠之作殆或過之甲科盛而鄉試不必言矣措諸事業有

光鄉國蓋舉業有悟未徹而倖進者未有悟徹而遺一人者也以之而為辭章羽翼六經貫穿百氏筆鋒文采如水飛於壑而日麗於天以經術而飭吏治以弼教而先明刑非若申韓之刻是外可兼老氏之玄而不流于陸氏之禪矣聞吾是說者初必愕然驚久必躍然喜而終則克然以飽矣書院創非一日然五蔬蔽于繁花三徑鞠為茂艸今歲夏五稍加脩治而號舍尚無餘力以待豐稔成之庠士王茂實昆玉及徐宗吾韓汝立將約眾親賓賜賀而難其文者數年矣吾因自為之記以答眾意賀則不敢當日後人材或有所成就若請名公為文以償吾之記而表吾之書院則不敢辭耳

我靈臺記

新樂誠軒賢王使使持書相示曰我靈臺乃端惠先王考養心之處也築在嘉靖辛丑抵今辛酉二十年矣久而有當修飾者幸已畢工不可不文以記之乃以記文委之中麓山人山人因

對使辭之曰誠軒已自有佳記矣茲不已復乎
使知其意應曰前記乃初築此則并修飾記之
耳山人乃嘆曰使乎使乎記可但已乎夫人以
一心而為靈諸念雖異同是一心之緣起前心
是有念妄心動而有迹後心是無念真心止而
無形有念心如物象可思量無念心如虛空不
可推測所謂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者也座
客聞言以為出於禪心不靜虛則谷神不靈能
澄其心則神通清而三脉通靈矣故虛其心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所謂洞房紫極靈門戶者也座
客又以為出于老心具五行之理以虛靈故也
心比性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之處是心虛處
又是心之本骸心官在靈藏往知來知覺是心之
靈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也心麗於陽
而乘其氣無間于動靜即神之會也陽主動晝
則陰伏藏神運而魄隨陰主靜夜則陽伏藏魂
定而神蟄故心大則百物皆通巨極無際細入
無倫前乎開闢而未嘗古後乎叔季而未嘗今

故有比之以火者有比之以邪郭者而靈臺則尤親切著明然有主則虛神守其都惟以敬為主心之所以生而靈也所謂敬者聖學之成始成終也客以其言出諸孔孟程朱即可為我靈臺記因書而授之使者父子一心虛而受善謂其臺曰靈臺亦可也至其造作之詳及橋洞名義之異一覽前記自當知之今記直據靈臺為之發揮云

洙濱書院記

聖上龍飛之八年予與洙濱先生同第進士所領成均袍服長短各不稱髀乃在東闕門易之以為有同袍之義衣鉢之微官階或得交承事業或相比擬其後予由吏部陞太常而罷洙濱則以行人選御史罷而復起而又罷竟不如所送料今嘉靖四十二年追念知交致書慰勞予之書辭大意言三十年不一見面九百里不一通書人生有幾回三十年耶高才宜不止于斯據理必當大發然時已逼矣天未定耶洙濱

復書惜別勉學之外無懟怨之聲惟以記其書院為懇托及發其餘函一乃所著書解一乃所著文集而集中有自製書院記及湛甘泉陳文岡共記者予將何所置其喙然甘泉其業師文岡其縣尹予則其年友也人既不同而情亦有異教詔之於治隸治隸之於切磋事既不同而言亦有異其創造改作之詳門堂廂亭之制不贅及因書院而有感於他方因記書院而有感于近日國初學無多端教有成法立儒學足

矣乃又有書院設教官足矣乃又有提學提學始于正統中年書院盛於嘉靖初年今則多不可言矣提學書院俱不可無而書院似不宜多多則災土木費供應而紛立門墻長院設教者安能一一得人耶自予所傳聞者海內書院十餘處其不及聞者何啻數十餘處哉大科以甘泉解梁以涇野鈴麓以介溪沅則有明山汝則有篤志平樂祁門則有道鄉有環谷王官在蒲州弘道在合江東山在潞安而百泉在輝縣東

樓練川岑山以地得名者也潁濱安定和靖以
人得名者也汶濱書院與其有實行者同軌而
崇虛名者背馳此其所以可記而記亦不嫌于
數也人士有來自其地者往往稱其身教克脩
師道卓立植行以明倫考業以居功施物如振
脫取人如投滿足推廣天朝嘉尚儒術敦崇政
本之雅意由此弟子可材風俗可美不藉官勢
而施於有政矣買地共六千七百三十畝以三
十畝作義塚以三百畝供祭祀以四百畝養老

幼以三千畝待來學又以三千畝為貧士婚喪
之助從學者三百餘人間居者二十餘年九鄉
六科十三道保薦者三十餘疏獨大中丞毛介
山獎檄為能得其真而槩其素畧舉數言以見
之餘固不及悉述獨持丰采鳴鳳鳥于朝陽抗
志澄清磔豺狼於道路浩然無愧寧辭三黜之
嫌展也大成不假五窮之送恥曲學以阿世期
行道以濟時金百鍊而愈鋼河九折而必海至
其辭獨祠鄉賢而拓之以為諸生講學之地尤

為人所難能在官曾闢大梁十三書院擇士隆
師以成其教今又構汶濱書院會友聚徒以闡
其學是豈以隱顯二其心者哉汶水發源於平
山入大陸而近寧晉、為羊舌氏食邑書院在
汶之旁因名之曰汶濱書院先生名駿字天章
其號別號即書院之名號云

張氏遷塋記

世有樂于訪友而忍於迷其宗勤於治田而怠
於掃其墓有地盡穴窮城隣路近河害村防猶
顧戀不肯舍去者又有酷信陰陽兄弟鬩于牆
隣里訟于官甚至遠塋偷葬因之忘其所而失
其派者多矣諺謂拙田叟拘、擇地窮村夫歲
歲遷塋惟止其所當止而遷其所不得不遷斯
則孝子順孫不當以田叟村夫目之矣邑人張
悔菴乃先君密交後又忘年與予為會長素亦
喜讀陰陽書但不失之酷信耳嘗拉一二知友
披閱家乘指點祖阡勒狀請予記其新遷塋於
是據其手狀并其口述而為之記曰張氏原冀

州東強人金季以河沔移家濟南東北地名老
僧口祖有諱保配許氏者遷塚尚存于彼元有
西臺御史碑久剝落名字無所與考諱文質者
則六世祖也配吳王二氏男女摠八人占藉章
城東街而塋兆則在城之東南一里外文質生

子衍次子簡簡配

王二氏生子瑄次瓘配

耿氏生子淳次溥

配盧氏生子尚德次盛又

次磬盛配潘氏生子師雍即梅菴代州同知次

師閔德富典膳富甲一邑以差繁久不及舊梅

菴一派俱由次子出次出皆賢兆已穴竅而地

盡離城雖不遠猶為無害但在涓河濱而古路

旁塞子村落盛且有防遷塋所不容已卜地難

得其良悔菴遂自行倒杖袖藏錦囊周迴周隰

登頓巖岡往返數次始得地于蘆山之陽去城

十里許藏風聚氣真佳壤也乃遷葬父盛從以

母潘繼丘時則嘉靖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也

先世嘗南遷矣既又東遷矣今又三遷而更東

矣縱有碑記猶恐如御史臺之磨滅而况可無

記乎哉予祖原自隴西徙居於此有一摠碑載隴之世系最詳且多貴顯者嘉靖改元陳靜齋巡撫山東每一里社立石刻鄉約族有不識字者磨而用之予時方幼不曾讀其文止聞之長老云：徒以為恨有言墓中誌銘可考者無從出之向為大父作表亦只擬碑刻之見在者耳以此觀之悔菴之亟亟記其遷葬真有見哉靈寶許文簡公在他處掘土得其上世事蹟官秩宜其劇喜大驚刻書傳之遠迤也悔菴又嘗謂

予曰古雖不祭墓吾欲祭祖於冬至祭父於立春朱子曾以為不可今惟竊取程子之意於禮則何如予曰義也義者禮之實協諸義而協者也禮固未之前聞然可以義起也先王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所以教民反始也每塗雖春秋並祭之可也是事似亦可記因并記之

姜烈婦楊氏碑記

烈婦乃予南鄰楊一元之女而東郭姜守身之

妻也楊益三世積德樂施而姜亦蹈道守分素
相契合一得子女便自許婚媾而媒妁特作名
目云楊之子女八人而烈婦為之長姜子四人
而守身為之長烈婦生於嘉靖四年十月初九
日年十七而字於姜時則四親重慶三弟同居
奴婢衆多應酬繁冗烈婦事上處下顧後瞻前
無不孚其孝愛之心得其役使之當者至于織
紵裁製浣濯饋饗事，有條段時，無遺共家
曰以裕人羨其賢守身為庠生有名由其外交
得益友內助得賢匹云翁諱蓋臣聽選未授官
而歿烈婦朝夕哭泣於帷幔之旁祭奠於几筵
之下姑歿亦如之姑以季子為憂烈婦則待小
叔尤厚衆弟欲析爨烈婦即勸夫從之不從或
生嫌：生而骨肉情傷矣貨產約為四分讓其
美而取其一分薄者人皆稱姜生之公殊不知
大半烈婦之力也歲戊午七月姜生寢疾烈婦
不離左右不間朝昏察寒溫侍湯藥有虔心而
無厭心有戚容而無惰容至十月既望藥不投

而疾轉劇烈婦垂涕語之曰妾雖不知讀書嘗
聞吾秀才弟惟中及君平日之言曰一與之醮
終身不改又曰婦惟一德從一而終嘗見鴛鴦
其侶雁失其俦有至死不配遂死不顧者可以
人不鳥如乎君儻不起吾亦不生矣姜生顰眉
而然之者再至廿六日果不起烈婦號泣擗踊
絕而蘇而復絕復蘇乘家衆環哭即入卧内
自經母氏覺之急不能排闥乃破牖解救水漿
不入口者四日莫得早以死從母與女眷苦勸
強哺之粥湯畧一沾唇潤喉而已鬧之愈嚴意
不得遂日惟抱棺悲痛有時咄咄獨語若與姜
生相對者自言常覩其貌而聞其音若非思成
之驗是亦同歸之幾歟人病將死往往泉鳴其
家世俗以為鬼使來喚烈婦獨喜聞其聲製素
服藏之笥而奮日色衣悉取而焚之恐聞者悟
其意乃澆醢於焚後以亂其臭姜生所讀書用
亦即焚之久之煨燼堆積斂時實棺足可供用
間嘗謂其婢曰人言螻蟻貪生吾則以生為苦

以死為幸母及諸親奈何以苦事強我而使其
大不幸耶婢中有名盛兒者年方十六感其恩
義情願同死雖烈婦不之許而女志則不可回
至二月十九日寒食節祭掃墳墓邑俗傳襲遠
矣烈婦乃備祭品香紙令諸婢詣墳所諸婢以
日久心懈猶以盛兒在家不料其紿亦不料盛
兒之欲同死也諸婢甫出烈婦即閉門浴身理
髮着所製新服另設靈榻束書為枕以有夫手
澤在焉摘所戴素髻置儒巾內遂復自經於棺

側而盛兒亦經於其旁若生前侍立然及祭者
歸而死者久矣雖踈遠素無往來者亦皆吊而
奠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已有不可泯
者已矣昔皇甫規之妻荀爽之女死節漢史以
為偉事高郵妓毛惜惜死於榮全之難猶得立
廟錫封蓋旌獎義烈以立世教不以貴賤限之
也盛兒乃良家女伏事其主人者固不敢借擬
雖謂之雙節亦可也烈婦素溫巽柔嘉而其英
爽決斷若此蓋有丈夫所不能者彼斷髮刑形

又其細者也聖如夫子猶謂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况可得其同死而無異心乎載觀古來死節
者或逼於盜污或苦於勢奪或有飢寒之累而
無強近之親回者必居一於此烈婦非有盜與
勢豪苦逼又親有足仗而貧非所憂年雖三十
有五尚朱顏如童綠鬢未雪乃能視死易如朝
露輕如秋毫其志操如嚴霜烈日凜々乎不可
犯而皜々乎不可尚此其原於性生由於家教
而成於夫之感化皆不可誣也識者以為姜楊

兩姓素以善良稱于眾口而協於羣心天特以
烈婦報之從以侍婢事出稀奇予以驚近見而
駭遠聞日後申之禮官請表里宅書之太史光
照簡編世之老死徒死者何限是則雖死如生
矣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恒貞者婦人之義而
死節則其義尤烈因以烈婦稱之婦德不恒則
非婦人之吉因之凶於而家凶於而國者有矣
然豈家國之幸哉雖然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
義難所謂盜逼勢奪因而奮不顧身此殺身之

易也而烈婦委曲處其死非惟事稀而奇蓋亦
義就而難矣是年十一月初五日墓在女郎山
之東攝縣事者藩司都事葉公義其事聞之當
道備禮祭之繼乃新尹澧溪董公主其禮而恤
其家已有合葬誌銘納之壙中而祔道碑記久
屬於予予以冗病未副其請恐歲愈遠而響愈
微如逮經生妻于氏于躋妻弭氏孤苦守志一
則五十餘年一則三十餘年雖三尺童子無不
嘉其節而稱其善願乃未聞于朝又無文其

事者何以傳來世而化當世哉嗚呼可慨也已

姜楊于弭四姓皆章邱人

魚性堂記

茶陵有大人君子張龍湖者生為保輔歿謚文
隱素與中麓子善嘗同陪祀郊壇乃避衆獨執
手相語曰天下有不可無吾文而吾不能已吾
文者魚教命魚性是已魚道魚教俱有作者考選
庶吉士曾以魚教命題間亦能發古人所未發
而命則未之及性雖及之然而未善也程明道

雖善乃定性而非魚性也尚以為在鄆時少年
之作若原命與性非老筆宿學無可屬者方今
之世不吾則子計之熟矣盍勉諸諾其言而藏
之於心今二十餘年矣近城園有一堂已名之
曰面山矣客有過而謂予何不改稱原性乃愴
然有感於前事而欣然即易其舊名予方有意
觸而即發不知客何所見適投其機乎客退遂
從而記之曰性學不明理路多岐世不得平恒
由之自繼善成性肇端於易若有恒性引緒於
書而性與天道猶不易聞於孔門至孟子性善
之說昌而高談性命者始衍蔓於天下後世矣
程子謂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謂受者
性也所受者理也而張子之言亦云然至其由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尤為真切而著
明日善反則有率而修之之力矣性者道之形
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誠成天下之

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
德曰妙則有主宰運動之意矣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知知好惡形而
善惡分焉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是皆
先儒論性有見之言因無嫌於直述然以予論
之理則如木之有文理性則如木之有剛柔松
性凌霜栢性盤石竹格踈秀茶梅冷淡荆棘針
刺檠櫟臃腫茶蘼顛弱皆其性也不獨木然如
火性燥水性濕大黃性寒附子性熱馬之性健
牛之性順皆與生俱生者也生之謂性告子亦
不為失但未能兼氣言之耳如韓昌黎魚性有
三品之說亦坐此矣而猶為近理若荀楊蘓胡
則失之遠矣荀卿言性惡楊雄善惡混東坡以
為未嘗有善惡五峯以為性無善惡而善者乃
嘆羨之辭至如盡性者竭盡此性而無餘養性
者直養此性而無害尊德性者乃廓而大之非
恭敬奉持之意道所由也極高明以下四事皆
道問學之功問學道而德性尊矣若四而八之

分作存心致知則非也心大意小之說是性大
心小之說亦非也螻蟻有君臣之義虎狼有父
子之仁睢鳩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鷦
鷯有朋友之情此其通者也本然之性也然餘
皆塞者也物蠢而塞不能通人靈却多斷喪惟
聖人能主靜以制其動衆人則曰動以失其靜
聖人能以性而御其情衆人則因情以鑿其性
性靜者也情動者也脩此者君子動而吉者也
悖此者小人動而凶者也時而脩時而悖焉動
而悔吝者也甚則與物無異如艸木之無知而
禽獸又何難焉朱傳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物
不能擴充與之全理不亦為虛設耶惟於不覩
不聞而戒懼曰莫見莫顯而慎獨有此靜功然
後喜怒哀樂中而和矣以是中和致之天地萬
物而天地位萬物育至此方及物矣天命率性
何嘗有物耶中庸憂道學失傳而作物亦可寄
斯道之傳耶然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
禮智天地之性也知覺運動氣質之性也天地

之性主理氣質則理與氣雜言之未有此氣先
有此理氣有不定而理則常存性未動而情已
動心包性情而涵動靜者也心能融性猶天能
體物也人須變化氣質氣質變只是本性所有
者耳自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自人言則性
先而善後但是理無形須于性上體認故性字
從生從心一元分為二氣五行播於四時網緼
化醇太和保合生來具此理於心天然自有之妙
敷錫於維皇降衷之初命即性之流行而不已

性即命之一定而不移如是而成性如是而成
能蓋天之明命民之秉彝也性本至順大順之
而已性本至足各足之而已人性上不可添一
物性分內不可減一物物交自有外之感吾性
有不容已之真無性則無情猶之無水則無波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之出於性無氣則性亦不
可得而見焉如人方端坐可喜可愕一切動氣
事未經其前則其性之剛柔善惡何從而知之
然斯道之在天下其未形也固渾然而一翫其

既形也則燦然其殊名失傳在于不能識其義
得道貴在窮其源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記成大書高揚於堂之中央言辭淺陋義理
支離聊以近答客意知不足遠慰龍湖不學便
老而衰亦以筆力素止此耳噫是堂也北負城
垣而南連捲室西臨古道而東望長河凡三楹
而中楹出厦材木工食不足匠役作輟無常始
基於春三月苟完於秋八月至次年癸亥猶未
黜堊而采飾或謂堂得五楹始稱其地此已竭
力若復勉強造作然豈率性之謂哉此後或歲
豐而力舒當更構一堂將名之曰原命并為原

命堂記云

水風卧吟樓記

臨澣居之前突起一樓下為門通來往上設榻
恣卧吟客有避風而登之者鈞簾北望大河喜
謂予曰君欲記此樓久矣竟不能踐其言予予
笑而戲答之曰此予事而掛客懷何也不以食
言而肥不因苦吟而瘦試以數語為記請覽而

教正之如何夫天地之噫氣為風地之陰氣為水實則交相感而迭相乘風吹水涌曰波風行水皺曰漣風微水如鳴絃風靜水如沉璧風急水如戰鼓風怒水如驚雷速其行舟者風有意也任其拍橋者風不管也不但為天下之至文而亦天下之至音：徹卧中興發醉後而詩意有出言外者和以沙鳥雜以漁歌助予吟懷者又不止水風而已樓高而聞之最真信口朗吟詩數雖多俱不曾落紙筆且多誦古詩及近時

名詩此水風卧吟樓之所由作而繼記文之所由繼作也

遊龍藏洞記

人生貴在適意適意不在奇人生難在會心會心不在遠然非奇遠不足以雄大觀而肆遐踪鶴鷁棲息一枝鯤鵬扶搖萬里但甘鍾鼎者以山澤為枯槁耽超曠者譬市朝于桎梏蓋樂生之性均而殉物之情異也予自韶年遊庠序即欲竊仁智之好而輕仕進之心將激清流以濯

纓躡高岡而振響及履仕途官戶部在京則
皇陵諸山無不歷覽而西山嘗兩至焉出使則北
居庸西太白終南賀蘭皆其所嘗身之者及在
吏部隨駕至承天陪祭顯陵五嶽望其二
而登其三曾因催糧事將及南都以改官迴罷
官後屢約江午坡羅念菴呂江峯熊南沙唐荆
川王遵嚴諸相知同遊荆之武當聞之武夷江
右之匡廬浙東之天台鴈宕川巴之峩岷劍閣
予以懶病不果往羅唐熊王四子雖未盡遊然

已如約矣每有書來矜炫且蒙譏彈予惟嘆羨
之已耳甘受之已耳追悔何及哉不但無四方
之志境內山川猶坐限未一經焉如龍藏洞是
已歲乙巳有東道主省祭楊尚鄉而弭三尹東
澗李上舍松泉為輔主馬簡招謝慎菴陳泰峯
二縣尹劉亭山高栢亭二上舍袁汝獲袁汝為
二儒生主客及予共十人於六月望日往遊洞
去城七十里暑熱即日不能至宿於普濟鎮次
日早起倉卒一飯遂出鎮約有數里輿夫走僕

咸赴井邊飲水行數步還復飲之既又數里予
問故僕夫對以過此二十里餘方有水予即苦
渴遣人先行取水迎至半途予乃置而不飲語
云倉無糧飽是飢又有望梅至渴者詎不信然
矣乎入山口路漸巖嶮過山皆青石無雜色見
赤脚男婦數十人擔簞負桶皆隣村汲水者有
山有水為佳村乃山多水少獨龍藏洞兼有之
此其所以可貴云路旁積石似出人為田父告以
此腰疼崖也人有腰疼者許取溝中石堆塚崖

上量其力而為之大小多寡疼乃止蓋腰疼多
因寒濕所致運石起伏有合按摩屈伸治法崖
熱近之徃汗出多愈如岳廟槌秦檜等銅鐵
身亦此意也既而及趙八井名盛而實不副水
自崖上懸注只供數人之飲用多須立候之過
此則峯巒迴抱竹木交加水裁曲岸直而雲截
亂山平廣場燒痕青而斷崖石色古矣欣聞鳥語
山幽其奈馬疲路澁林深不知暑氣地高自引
清風若夫紛敷濃郁則雜花不可名目愈探愈

竒者森峭壁而排畫戟，巽峻嶺而掛青蓮。窺斜日而流明珠，橫銀漢而飛綵虹也。於是衆友踞虎豹，蹈崙嶽，披蒙茸，穿窳窳，倦極有悔其輕來者。有喜其將至者，出忽見山僧出，迂徑達洞前，乃不揖而競入焉。則見其左虛曠而右幽邃，上穹窿而下磊砢，內窅奧而外通明。野鶴飛鳴，有妨坐語；石氣空翠，能濕行衣。風掠花梢，異香滿座。水從洞出，冷氣襲人。詩有水自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語雖尖，新可作此洞寔錄也。

然洞本天成，勢如發券。從者百餘人，止占洞門一區。善拋鵝卵石者，亦不能及其顛門上一孔。闊幾一丈，如天牕。然此亦可謂之洞天門。向東北，龍牀則在西南高處，攀磴而上，非身輕者不能繫龍椿立其傍。龍去而遺其迹，鱗甲飛動見之者，自是毛髮豎，聳向後。或卑或高一，寬一狹，白蝙蝠大如盞，盞倒懸石上，見人則舒展其翅，殊不傷人。暑氣既免，相侵水聲，况復堪聽，驚喜如遊廣寒宮。名利渾忘，長安市矣。嘗聞武定人

有史姓者素頗負氣特膽曾以人日凌曉入洞
中至日夕而出宣言於人覺迴轉前後不一而
向前者多乃一空山也聞水流潺湲路濕而滑
遂不敢窮其源予乃携客屢出屢入出則四季
山環其南斗倒山拱其北東則閭王嶺而西則
鷹窩崖兼有二小洞菴乃觀音大士殿乃伽藍
武安王攀翻桂樹則小山讓幽偃息叢篁則竹
林避逸俛仰林壑則禹穴爭竒瞻注懸峯則龍
門失險久之復歸洞中則野筵已辦不惟有靈

運登山之屐而且謝安登山之妓矣在鎮衆窮
妓作戲衣藍縷而聲低啞羞澁殊不自持至是
頓改精魄以洞虛助聲云耳復有掇龍牀吹簫
者真乃一派仙樂客乃扶山靈之秘藏搜海經
之詭瑰繹以藻思蔚為麗篇繼絕響於王維綴
雅調于康樂予因喜而為之歌曰洞形兮鶴翔
洞名兮龍藏睨而視之兮徒羨其空濶即而窮
之兮難盡其深長仰面高兮如旋螺俯身低兮
如陂塘前通一竅兮如戶旁列削壁兮如房不

知潛龍兮何日乘雲雷而兩四方空遺此洞兮
棄幽阻而隔窮荒歌既狂興不可已復為之歌
曰繫龍椿兮卧龍牀始於何時兮名於茲方鍾
乳垂玉箸兮石腦甘比瓊漿吸月華兮吞日光
解拂鬱兮却炎涼可以煉丹砂兮養元陽非神
人之窟宅兮則雲水之仙鄉不但詩興激發兮
而神思亦為之飛揚將欲鑿石為室兮築土為
墻蟬脫人間之俗累兮終於此而徜徉岑嘉州
喜聞樵歌牧唱謂可盡洗塵土腸胃月令則云

暑月可以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是遊可謂兼
之矣山水之盛使人應接不暇豈獨山陰道中
哉宜興有張公善卷二洞興安有噴雷駐雲飛
霞三洞未知於此孰優以待他日有來自彼方
者當問而定之邑西南有一洞亦以龍名此則
又稱東龍洞西龍洞前賢劉文簡曾有記寓言
人心深險不可測韓文公登華山不能下乃投
詩與家人訣別蓋少年狂言識世之履盛滿而
不知止者非實事也予記則不諷人不驕已直

述一時遊覽之興而已當時離洞月破黃昏還
洞鎮則月可中庭拂枕便睡次日疾馳如城埃
再遊則記之因循十九年矣忽聞蘭川魏太守
同署印州佐詹崑峯為均地事至其處予又不
能陪遊乃追憶舊遊而為之記如此、洞久已
屬予托之守洞者前此僧人明月今則明悟魏
詹兩公以山地硠确鮮花粒不越科糧免徵則
守者能久矣紀終因并及之已存告詞更以記
存証以防後之無知而混賴者

憶遊南內記

予嘗泛觀三秦記閔中記西京雜記及括地志
十道志長安舊志并雍錄雍大記漢宮闕疏三
輔黃圖輿夫三輔舊事見其叙列秦漢以來宮
殿觀閣苑囿池臺雖蓬萊方丈何以加焉拘於
書生之見殊不之信也及登仕版止知朝殿城
垣市衢公署之盛他則聞而未之見也公暇曾
遊西苑其承光樂成二殿兔園萬歲二山并南
臺太液池瓊華島芭蕉園藏舟浦其侈麗誠有

黃如黃泰泉馬西玄二太史詩叙云：者嗣後清
馥殿永壽宮等次第告成加美增隆更有二詩
集所不及載者矣獨恨南內未得一遊嘉靖庚
子孟冬念又一日同常熟張石川通叅餞別江
都葛芝山上舍托中貴王松溪為主實則藉其
力遊南內而償夙願也各早起聚於東華門同
詣松溪居室茶罷將入席張葛二子目予曰何
不請之賢東先遊而後觴乎松溪作而前導予
三人隨之同入延祥門至永明殿華殿敞炫目中

設御座後置采金屏北壁懸

英宗行在虜地

圖左右則呂紀林良小畫殿前構石為山高聳
仰望穴山為洞幽窅難窮形勢似出神謀化力
非人所能及者攀緣石燈旋螺而上至乾運殿
亦設御座左右乃凌雲御風兩亭對峙翼以脩
廊環以太湖錦川奇石有懸石鏡曰秀巖：外
二塗金狻猊猙獰如生其綽楔曰戴鰲前為昇
仙橋：石純白如玉刻鏤魚龍水藻之文水沉
壁而橋即龍相為掩映且水從金河出潺湲有

聲池之左右天光雲影兩亭亦相對峙亭外綽
楔曰飛虹飛虹外亦置狎狎二狻猊盤槐四章
或夭矯如虬或飛騰如鳳或偃蹇如蛇楊雄所
謂玉樹青葱者是已穿山下石道出如隧折而
之蒼龍門十餘步入丹鳳門、側後猊如前檜
栢雜植鬱、蒼、內則龍德殿入由昭明門石
橋逶迤環碧森嚴環碧者其居中殿名也右設
嘉賓館而太湖諸石怒撐巉巖不可名狀御座
後^列金屏乃倭國進奉者極精美而花臺上一玄

石尤奇題曰劉氏湖山而詩刻乃大德七年秋
由此達瑞雲館夾室各懸山水花卉雜畫中則
高宗物色傳說圖御榻裊褥悉備館後紫芝軒
軒後昭慶殿四壁懸唐馬失記幾十幅自穿堂
抵後室古今名畫世所鮮覩御屏則繪京師市
陌人物各極情態由皇書歷左門過皇史宬中
門并延祥門安福右門達崇光殿、有古栢數
株徑十圍高十餘丈蓋百餘年物也殿內懸馬
馬圖曰白兔曰黑五明曰寶貝曰龍駒而紫霜

烏兔神鳧絕輪各有名色亦各有歌出自英
宗御製殿後為咸春閣殿前為昭融館離館出
休明門乃圓制欽天閣及方制追先閣欽天有
石刻記追先亦有石刻記和 宣宗述祖德詩
乃今上宸翰隴外飾以五采湘簾衆遂少憇于
其下覺勦力復初放步競趨環翠殿：懸出獵大
圖并 英宗盤龍迴文詩及元人艸蟲前至崇
質殿：皆灰瓦中官指示之曰此乃 英宗自
虜迴所居衆因嘆曰美殿亭無數顧乃居於此

耶未及細觀出而至清華殿循磴而上見有洞
名瓊林下瓊林經宣仁門登翔鳳樓鮮明何殊
月宮後置松鶴倭屏有昂霄聳壑生動意佇立
楯間而奉天武英華蓋文華諸殿并擬造呂梁
洪厯：在目前仍復憇洪慶門下主乃促衆起
進洪慶殿：內供帳鋪陳莫不有法躋仙橋見
御几以泥金作質畫雲龍变化狀未構佛堂：
前鑿池以別泉暗注之設石盆於池岸泉由岸
隙沸盆上若從地底湧出者緩步中和門中和

門正與廣順門對更自廣愛門徑詣重華殿：旁夾室皆設座榻內懸宋元佳畫百軸而塗金一麒麟頭角駭觀其別所亦設榻多是美女小画重華畫處有圓殿圓殿畫處有大殿：旁夾室所陳器物不能殫述遊興方濃而麗春門外惟清和閣：列石橋：邊止有迎春館而南內盡于此矣總其所歷無非雕欄繪壁玉砌金鋪香檮蘭焚綺牕珠戶繡榻藻井青瑣丹墀峻栢層軒崇岡廣陌闌雉設睥睨而簷角總梁思蒸

以雲氣畫以仙靈金碧續紛丹青錯落嵯峨闕達嚴密靚深虛曠穹窿縈紆連屬洞流祥靄濤湧日華蛟宮畫冥龍壑春闈高臺臨太乙而復道肅鉤陳峙者流者縹而直者通而曲者蔚而離：者雜而田：者或翔或伏若倨若恭象天河比海藏春盤擎露夏室含霜交戶羅萬年之枝而支機有七夕之石雖枯研池禿頰毫稱述有不能盡者矣賈山云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里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其在漢內外宮

房一百五十所乃黃圖所著宮館百有餘區則班固之言也不知視此何如一代材木人力有限是雖因遼金元之舊而恢拓之秦漢定不能及而制度文為仁義道德等姬周而上之漢不足多秦不待論矣衆欲推此意作記限以年內成之復至松溪所喜而如遊華胥歸來因浮巨觴解勞松溪更邀同輩尹君古瀛李君南沱樊君東洲吳君清池入席勸酬四君皆可與談而松溪尤好文重士兼善楷書抵暮各趨出不數日芝

山南歸次年石川官罷亦南予則罷而東矣日惟潛處山間林下相伴村叟田夫有時望日瞻雲拜天禮斗自念盛美不可無傳也乃追憶而記之名以憶遊南內記以踐前諾以示後人云

章尹董濠溪祠堂記

祠者思也思其人則祠其人生勤瞻拜百年後方持牲酒香火以祀之故曰立信義以蒞百姓則人之報禮重然禮孰有重於祠者章在東方

為巨邑賦差繁重困瘁流移久非其舊而富庶之名猶在况近省城責辦尤急是謂近火先焦者也所仰賴者惟賢良有司支持其間困或可蕪瘁或可瘥流移或可挽而迴之也澧溪之尹吾章也旬日而條法立數月而錢穀完及暮而人心服三年而兩次徭役得其平革火甲而民安其生省里甲而民樂其業至于洗垢磨鈍扶弱鋤強又有餘力欽取將行脩飾學宮及士夫坊牌煥然一新為政雖稍用術智居今時勢

不得不然殊不失燕趙感慨之風邑人德之難忘乃建祠堂於縣側左有趙祠右有董祠如有賢尹又當繼祠於其後矣使其在任不能得民民方憾其去之不早恐其去而復來况有祠堂之建耶祠雖三間而宏麗如一公堂肖其像形粧塑端居於其中善者過之如聞其教詔惡者過之猶懼其威嚴且可以風勵隣縣及繼來官於此地者見川劉侯有德政不日徵遷後當俎豆於其間朝京迴為之索記文於中麓山人

以其生平樂道人善而文筆方負虛名山人對
新感奮不忍固違遂為之作記刻石以永其傳
董名文案字汝和號澧溪金吾衛人劉名田字
仲龍號見川南陽衛人皆甲科名進士督其工
者鄉人馮棟張棟而倡其事者則徐棖賈孟性
與夫李楠寧守富也

江樓錢公祠堂記

江樓錢公諱宏字可容浙之錢塘人世業顯顯
醫兼大方脉以濟人為事傳之子孫或醫或官

俱急於濟人江樓之因水整救章人其亦有本
也夫正德戊寅六月六日之夜山漲激發掩巨
石以飛奔落懸崖而再觸驚訝蛟龍之鬪不分
牛馬之群有如倚柱摧而地維裂河流高起數
丈城垣不沒者三板惟其風雨感天是以波濤
隘地城內大恐城外浮尸不計其數或曰五千
或曰滿萬各村社及近河居民地稍下者四方
過客與夫久住之客難以按查錢公以公務適
至焉痛心蒿目許以厚利亟命水手援其存活

者水落散熟食哺其飢餓者溺死者給銀埋葬
衝去居廬者計數補助又隨宜區處多方賑濟
章人感之如愛子之慈父母而起死之良醫師
同心造一祠堂祀之以報其德遂留觀中舊殿
一兩改構如新外設大門中栽群柏董役者老人
表剝稟官近書院而為祠者其長子學禮乞記
確石者則次子學詩也中麓子許之已久尚負其
托近因不欲作記者已強為之記矣乃追憶陳
跡述其大畧文雖不嘉然吾心所願也錢公又

曾勦捕巨寇王堂祭法應祀者或以捍大患或
以禦大菑故前非錢公吾民其魚後非錢公吾
民其虜矣但弭盜有益於東藩而救民則有益
於章邑祠堂亦惟目其切近者耳至其在東最
久歷署兵備清戎屯田驛傳諸政舉有成績不
及備書有投詞撫臺者撫臺順其情而批其詞
後云批縣縣愛錢批府府半年窮民泣且訴願
批錢青天即此愈見其政矣官由山東僉事副
使陞任廣西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事湖廣左布

政使止於南贛汀漳巡撫都御史議者猶以為
用之未盡其才云

脉泉李方伯祠堂詞記

脉泉李方伯官罷而歸者十年矣病故而葬者
三年矣傳聞歷任之處士民咸感念不忘道遠
雖不能盡知觀其居鄉而鄉人祀之初立祠堂
在明水鎮之中央他方德之當亦若此矣生前
既留遺像撰去思碑豈有後身而不感且念之
者哉劉五恩馬本端馮光岳皆鄉人之尚義者

也其為祠雖云首倡實出群心土木之煩工役
之需自有不呼而集者矣德厚祠不可無祠成
記不可後此三鄉人之意而亦衆鄉人之意也
予方嘆良友之不可復作而道貌之不得再見
也遂撰此記以待刻之墻隅陷石或祠側穹碑
然祀於鄉則文止於鄉而在官事則固不暇及也
觀其地讓同氣財無異心嫁娶兄弟子女遺孤
數十人曾不惜費睦族篤親雖在五服外者亦
惟一體周視之遠方孤寒之士投者雖衆無一

人空歸者善柔不倚官勢冷暖不隨世情謙讓
魚有家傳孝友出於天性遇農人則教以耕地
之法播種之宜遇士人則勉以讀書之勤為文
之要道上田間見一芥半穗必命同行者持之
或手自取之其不輕易暴殄天物如此敝車羸
馬頑僕田夫村城往來隨從不過數人而已衣
食儉朴如寒素未嘗發身者先客見之不致問
則不知其曾官二品而履仕途三十年也古之
鄉先生沒而祭於社故曰盛德必百世紀又善

人沒必為神庇其鄉先生之食報享祀無窮而
鄉人之禳災祈祐亦將有賴矣記中不載家世
字名以別有志述

巡撫朱鎮山祠堂記

官無崇卑大有德政則有有祠堂然祠堂有要
而成之者有私而成之者有因其官尊異其覆
庇而成之者朱公官雖尊成之者出於輿情公
論首其事者時軻助其力者鄭偉杜鳴楚孫志
賢而專其功者則府校霍完也完既出地又復

出財其他助力出財者不及悉舉祠在湖南書院迤東基長七十二尺濶二十六尺堂三楹高一丈三尺餘兩廂亦三楹各高九尺儀門八尺大門九尺餘碑二樓亦二門坊九尺有屏門外更有東西兩坊黝堊丹漆華麗駭觀塑像端坐堂中供帳森陳座側入其門者初則肅然起敬既則油然興思熟視之如挹清脩苦節之形容而聞教民督吏之德音待其過百年而歎世乃始血食而尸祝之矣嘗慨世之長民者其在任也惟恐形影之不幽其離任也自是聲響之遽絕彼既為民聚怨民豈為之立祠耶朱公之去東而佐部也有來自都下者民必環聚問其食飲起居及丰神鬚貌之何如以為喜慰民心如此祠堂之建自不能已而亦事之間見者也民因常懷民愚而神古語不誠然乎公在山東為按察使為左右布政使為巡撫副都御史前後善政雖累千萬言有不能盡者今并記其槩于以順民心而昭盛美表成績而勵將來但自媿

素非作者或有負於求者爾據聳聞目擊公蓋
鮮有比倫者矣德可感人而又才以濟之量能
容物而又學以充之是以申嚴約釐弊端舞文
者匿名以避特武者改姓而逃出納詳明解戶
訐自行稱兌不但數萬銀錢俱有考稽雖數杯
茶酒亦登簿籍督責有司以廉慎嚴刑吏役之
奸貪至於驛傳均徭尤其軫念歲值旱蝗民流
多流竄勞來安定有如治病能方^出奇方禱雨食
蔬衣素夜夜拜天不令人知之瘟疫盛行遣官

施藥多所存活東路雖當南北之衝一夫一役
各有名數或迎或送自無苦難田而食廬而居
商而通工而安士子誦讀學社老幼嬉遊里閭
無復愁苦者誰之功耶有此功宜其有此祠要
耶私耶出於真望耶皆其所無矣但在官樹碑
有禁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力止之公
今不在東方事出輿情公論者自不可禁也羅
生蘭舊嘗從遊因眾意索記於中麓野人門墻
之分鄉曲之情又大工而且義舉也難于固辭

書此以勒於石以久其傳朱公名衡字士南號
鎮山江西萬安縣人嘉靖壬辰中賜進士見任
吏部右侍郎登第年二十一今方五十四事業
殆將勒銘鍾鼎圖形凌煙寧獨一石刻一祠堂
也而已哉

跋語

兩京賦跋

嘗聞國初高麗使臣每以朝賀上京出百金
購兩京賦無應之者使乃嘆曰豈以天朝而
無兩京賦耶有古峯此作可以塞其請矣

泰山賦跋

中麓子嘗欲為兩京賦不意古峯余子先之復
欲賦泰山而泰峯陳子又先之苟有作者足以
揄揚昭代表重鄉國斯已矣又何必出諸我

跋宋元扇面詩畫卷

片言可以通玄小道足以考古滅鐵敗漆缺鼎
斷琴形有款識之可尋字可或漫漶而難讀皆
鉅人達士之所不廢也至於扇畫藝之末也短
詩文之餘也蓉池葉子集而卷焉表而著之焉
則夫天下大善言古今名品物又安有遺於葉
子者哉

跋伯牙鼓琴圖

伯牙鼓琴圖一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筆力精

妙當是宣和間入院高手嗟夫伯牙以鍾期已
死世無知音之人而為之絕絃今畫工之用意
如是而世無知者則伯牙之絕絃非過激也此
圖為延慶講師秋崖曼公所藏則秋崖者豈圖
工之鍾期哉

跋廣川書跋

脉泉李方伯自滇中過家惠予新書二冊乃廣
川畫跋新都楊升菴校而刻之者也其跋畧有
曰原得之館閣與同寅王舜卿共傳寫之又有

書跋六卷訪求未獲海內藏書家莫或有之同
刻以傳亦斯文章事云予因掩書嘆曰升菴以
掄魁績學大有功德之胃也久罹遠戍不以為
戚惟以好古道表遺書是急如廣川畫跋其一
也此其志量可與跼蹐淺狹者道哉二跋敝櫝
俱有之有感於此遂亦校而付之書客刻焉以
成其志以為完書嗚乎廣川乃宋董道氏世居
廣川遇時於宣和間而以遊藝擅名夫以道君
收藏而董生賞鑒宜其精絕如此然藝畫猶為

藝之次者至于書則契二儀之道該萬彙之理
古之人固嘗言之迄於今不可一日無焉者也
自古文籀篆變而為隸為八分為楷為行為草
為飛白其著論以示手筆而傳心法者何止百
家自予所及見者論之楊子雲訓纂鄭廸溪書
衡衛恒能書錄王愔文字志徐浩古跡記庾子
山書品張懷瓘書詁孫過庭書譜唐之墨數宋
之書史逸少得白雲之授夾漈出孔壁之藏皆
存古而詔今闡微而昭秘者也書跋大畧得之

所以為可傳而博學君子尚之也近升菴近有一
書索戴侗六書故等籍行即各錄副本乘風寄
之以酬宿諾以投雅好云

淳化帖跋

中麓子向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在東安門
右與蒲汀書屋近而且便時：過從緇閱書冊
一日索觀字刻因出淳化帖相示殊不惬意復
出大觀帖則驚心奪目若與古人對語者云一
得之書肆一得之豐五溪而書肆者尤佳榻本

若此不知真筆又當何如蒲翁問予二帖何以
得名予茫然無以為應也近因觀廣川書跋而
詳求之則知宋太宗購天下歷代名跡又出御
府所藏命侍書王著翻刻釐為十卷：尾題以
淳化三年奉旨勒石每大臣登拜二府則以一
本頒賜後因不賜遂為難得以其精妙世爭慕
之目之曰淳化帖云及至大觀中又集古點刻
石于太清樓標題皆蔡京書卷尾題以大觀三
年奉旨云：後又取貞觀十七帖總為三十二

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二帖之始末如此惜蒲翁已仙逝不得以此語轉告之耳呂江峯曾以淳化帖求中麓子品定中麓子因據而有之江峯善書而予不善書奇物正可為不能者之助江峯一笑而擲之此吾魚意也然予素善碁曾不假於譜而學書則非帖不可此帖比之蒲翁大觀遠不可及視淳化初刻亦不甚類或紹興監本或建中靖國續帖冒以淳化年號亦不可知雖然亦為稀遇鮮有者矣虛窗展對之餘因

題教語以紀歲月并所由得云

荆川詩卷跋

荆川唐子晚年詩似信口有意味有心思書似信手有骨力有神氣公子號瀛菴者寄其存日所書立秋詩一卷無奇語而未嘗不奇如老態而殊為不老令人終日相對忘倦憶舊不能不繼之以悲或者謂其竄入惡道流為俗筆其亦淺之乎知唐子者哉

雪簑效禹碑字跋

雪簑是刻更覺奇古超出筆墨蹊徑之外其學

鳥為文邪揭之屏楹恍如遊帝禹之庭矣論字
學之精者古今有三書書苑菁華墨池新編及
鄭氏衍極使其見此有不深許可哉者哉

越絕書跋

越絕書最高古說者以為子貢之後所著其終篇
有姓去得衣名朱覆庚之文細思之乃袁康也必
東漢會稽人以漢尚隱語及禹葬之鄉明之也
楊升菴更推同作者為吳平是又予所未及也

園林午夢院本跋

呂東萊曰形接為事神遇為夢樂廣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想耶予年三十以前晝所接見人
物經遊境界夜則夢之非接見經遊通宵無入
夢者所以無異夢且不喜談夢兼不甚信夢云
嗣後年長而神不清名成而心患失妄想過憂
出入蚘蟪穴而遨旋槐蟻宮冀江淹五色之筆
而歆丁固三公之賚異夢時一來枕上矣兼有
兩重虛而夢中說夢者及退居園林如覺夢來
心定而神復清栩栩成莊而周公不復親孔矣

午夢院本之作其在何時耶觀者不待予言自知但望更索諸言外是則為幸不淺耳

至人無夢太上忘言午夢甚於夜夢啞禪涉於多視至人太上不深有媿乎

此總二院本夢

楊氏暨侍婢死節事跋

嗚呼紅顏多薄命白首少全歸婦有不幸而喪其夫守節終其身者鮮矣况即以死殉之耶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人家豢養女婢能不欺而背主者鮮矣况肯與之同死耶今觀姜妻楊

氏之死節女婢盛兒甘與同之楊氏蓋女流中之僅見盛兒亦侍婢中之絕無者也皓齒作機頭之斷青春委梁上之塵楊氏可風女流金蓋覆無干之水玉琴拋未續之絃盛兒可風婢輩予為楊氏作記語及盛兒者甚畧特為跋而補之刻之碑陰亦闡微之義逮賤之禮也盛兒姓劉章邱城南明秀鄉人名彥明者則其父也

邢尹善政錄跋

作縣如臨邑邢尹者豈非鮮哉嗚呼豈惟鮮于

三十年之前三十年後更為耗土國色

語曰耗土之人

醜而空谷足音何也自偉門闢而昏夜乞哀者多矣貪風盛而白晝搶劫者多矣賄以速於化酷以濟其貪官非其人而民失其所者更多矣至於縣尹近民而獨權善惡尤易為力有履任不一年即捶格數十命科取數千金者王法安在天道何知耶昭昭法網雖則一時暫免恢恢天網寔則疎而不漏報應當亦不遠矣今首貪罷斥朝政清明偶得善政錄竊有感而大有望焉

因題跋其後傳示司牧者或有所激發云予

自舉於鄉會試道經臨邑已而官於朝出使往

返親見邢尹之善政果宜於民而賢於人不但

稱於鄉官管一初邢宣甫闔邑無眾寡同口一

辭不但思於始去無久近而思之者有如一日

嘗觀司馬溫公官制遺藁分列舉按條目舉者

仁惠公直明敏清謹而苛酷貪縱皆其所按者

也按者正中今日之弊舉者四事善政錄皆有

之書曰德惟善政、在養民政善而民之生養

遂生養遂而天下之太平立見矣奚用外焉以
求法治為邢名第字進鄉北岡及其仕踴直隸
長垣人嘉靖丙戌進士以御史養病卒於家安
得起斯人於九原并得如斯人數百輩布之巨
邑以風勸旁邑庶尹哉邢在臨邑歷丁戊己凡
三年嗣後非無善政然而鮮有及之者

跋大公集跋

向予在吏部日太宰乃汪誠齋而左右少年宰則
霍渭厓與張甬川也凡堂稿兩堂看畢而後呈

之止堂在刑曹則然其他臺省則否而吏部尤
甚故有侍郎不如正郎副郎不如外郎之謠謂
厓以稿有刪易者恐戾舊規告之誠齋誠齋答
以當用心見誠勿分爾我而甬川亦云然手簡
往復得古人大公之道凡陞選州奏一切大政
俱從公商確名其簡為大公集刻示將來四方
司各有跋語予為其屬未免扶同於其後其為
言曰嘗考慶曆名臣范文正廣大真誠富文忠
明敏果銳韓忠獻爾雅質直是其性則殊矣至

其定國是決朝政論官掄才各出所見初若不
相下久之叅伍錯綜恢弘注措無不尊主庇民
登良黜劣真乃異姓兄弟同心為國上殿相爭
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三公其今之古人歟
其原跋如此予今為林下放言之人當改添數
字韓非子有云莫三人而迷妄謂一言以蔽之
矣未知見者以為何如

幸覽編跋

是編刻成西野翁乃以一冊坐卧與俱分送遠

近相知不下百冊即於是年脛瘡為害飲食減
而告終臨終自嘆所不忍舍者三事西村沃美
無人看種滿腹元詞世未盡知良友如中麓不
復會合時則嘉靖丙寅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
八十至次年隆慶丁卯十一月初十日始克成
葬題其碣曰明詞人西野表先生之墓

